

刘登翰 著

# 自己的天空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刘登翰 著

# 自己的天空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自己的天空 / 刘登翰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60-6041-8

I. ①自… II. ①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7867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杜小烨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林德锋  
版式设计：林露茜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24开  
印 张 10.25 1插页  
字 数 230,000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云卷云舒

- 魂兮归来 3  
生生死死的呼唤 9  
玫瑰海 12  
寻找生命的庄严 17  
日出的冕礼和日落的挽仪 20  
那时他们都年轻 24  
心中的北大 28  
本命年 32  
酒缘 34  
钟情笔墨 38  
线条上的墨趣 41  
丑石铭 43  
那一脉粗犷与温馨 44

——我在三明的一段人生

## 歌声与笛声

- 歌声和爱情的节日 63  
你记得那第一声汽笛 72  
苏州写意 78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精神超越 81

## 生命箴言

- 世纪的生命箴言 91  
——挽别冰心老人  
你雕塑历史，历史雕塑你 93  
青烟和灰烬，都是火的兄弟 101  
——怀蔡其娇  
永远的天真烂漫 109  
太阳下山了，但太阳永在！ 113  
画马的这个人 116  
——戏写袁和平  
不幸人生有幸诗 119

## 立交桥凝思

- 立交桥凝望 125  
“知命” 127

自由和不自由	130
走向平淡	133
生命的二度和谐	137
学会潇洒	140
不悔人生	144
“名”累	147
坐拥书城	151
生命的一种境界	154
夜生活随想	156
读书的两种状态	160
漫说作“秀”	163
时下名片流行	165
名牌不是东西	168
关于阿 Q 考研以及和足球、克林顿的最新消息	171

## 风从海上来

雪落无声	177
深邃苍穹上，那轮古月	181
跨过那片海	186
歌声的呼唤	191
日月潭的忧郁	197
台北书店街杂拾	200

鹿港、寺庙和作家的文化心态	206
幻梦迷离的灯饰之外	212
咖啡屋之恋	217
走失的石狮子要回家	223
骰声灯影背后的澳门	230

## 后记

云卷云舒





## 魂兮归来

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片小小的，不属于我的天空，无论阳光瑞丽，或是浓云密聚，它都笼罩在我的头顶。

一九六二年早春，我突然接到母亲从厦门打来的加急电报。那时候我刚从北京一所颇有名气的大学毕业，满怀踌躇意气回到福建，却意外地分配在闽西北山城一所与我专业相去十万八千里的工业专科学校任教。我以一种罕见的忍耐和旷达，接受了命运的这份赐予。我不知道，在我总以为应当是阳光万里的生活里，是一颗怎样的命运之星照临我的头顶。

电报只说母病速归。我怀着惴惴的心情连夜搭火车赶回厦门。

一位叔叔来车站接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心中不免诧异：出了什么事啦？但他也没说什么，只默默将我随身携带的挎包放到他自行车的后架上。

到了家门口，门楣上坠着一缕细细短短的红布缕，在冷风中微微飘动着。对于世俗常识近乎无知的我，根

本不知道这红布条所包含的深沉意味。

上得楼来，只见一屋子慌慌乱乱的人。平素不常走动的伯母、婶母、姑妈等等亲戚都来了，团团围着躺在床上无声咽泣的母亲，劝慰的，垂泪的，乱成一锅粥。

我才知道，父亲在菲律宾去世了。

消息是由在马尼拉的大伯父传回来的。父亲在远离马尼拉的纳卯埠——听说是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岛屿城市——帮族亲开设的一家商店做事，半年多前发现了这个不治之症。他最后的一段日子是在自己大哥的身边度过的。他的后事，也由伯父一手料理清楚，然后才写信传回唐山家里。

母亲见我到家后挣扎着从床上支起身子，一把将我搂进怀里。至今，她那泪湿的、凄然的声音，还不时在我耳边响起：

——孩子，你没有爸爸了！

爸爸？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是个模糊且遥远的影子。

……坐在高高的门槛上，两个稚齿蒙童不知为一件什么小事争了起来。拿着一块白白软软橡皮擦的那个，把手举得高高，炫耀地说：“我爸爸是开大商店的，有很多很多橡皮擦，你没有……”

“我爸爸……我爸爸……”我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猛一急，突然蹦出一句：“我爸爸是开橡胶园的，橡皮擦比你更多更多更多……”

这话不知怎么被人听去了，学给妈妈听。当夜，妈妈搂着我，我感到眼泪滴在脸颊上，痒痒的。

那正是我们最困难的日子。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断绝了。妈妈靠她一双手，白天替人家洗衣服，晚上熬着黯淡的灯光织毛衣（妈妈织得一手好毛衣，会打百十种花样），艰难地拖带着我和弟弟。只有偶然在深夜里，突然响起一阵急急的敲门声，伴着低低的叫唤妈妈名字的声音。妈妈赶紧披衣下床，摸索着去找印

章。——这是爸爸辗转从香港寄信或汇钱来了。我不知道当时的侨批馆，为什么总是在深更夜半递送批信，是为了及时，还是为了掩人耳目？每当这样的日子，我们就要像过节一样，快乐好一阵子。尽管这样深夜的敲门声，一年里难得遇上三两回，但它是那些黯淡年月最为光明的日子，带给我们激动、想象，还留给我们一串长长的希望和等待。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对于爸爸最深的记忆，就是这深夜急急的敲门声了。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爸爸从菲律宾回来了。但没住多久，又乘船走了。说是在外边“吃头路”（当伙计），不能久留。如此每年回来住个把月；每次走时，妈妈总要好几天红肿着眼睛。直到一九四八年秋天那次，真的一走再也回不来了。记得最后载走父亲的是一艘俗称“十三港”的芝加哥号万吨轮。我和妈妈上船去送爸爸，妈妈一脸离别的伤情，而我只好好奇地望着甲板上有几个外国人在戏水的湛蓝湛蓝的小游泳池，完全没注意当时爸爸的神情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我小学快毕业，正是为了表示独立而拒绝家人抚爱的那种年纪。来去匆匆的爸爸，也来不及爱抚我们。我们不会在他面前撒娇，他也不曾严厉管教过我们，因此不曾留下什么印象。只后来他每次给妈妈来信，我都要悄悄去翻出来看，知道爸爸的字写得极清秀。除此而外，就是他初次回国带回来一支长柄平底煎锅，虽然锈迹斑斑了，还一直挂在厨房的壁上，仿佛一个象征，提醒我们爸爸的存在；还有一床草绿色的单人蚊帐和一条绿色毛毯——似乎都是二战结束后驻菲美军拍卖的军用物资，妈妈打进行李让我带到北方陪我度过五年有风有雨的大学生活。

这大约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最贴切、具体的记忆！

然而，这个在我实在是模糊且遥远的记忆，当我步入社会以后，却变得沉重无比。

大学毕业，我原有一个很美丽的梦。分配前夕。听说福建有个单位来学校要求支援一名毕业生（一九五八年以后，我所在的学校就很少有分配到长江以南的

指标)。想起孤独的母亲和三个尚在读书的弟弟，我在几位闽籍同学的竞争中，受惠分配回到故乡。

我想故乡会张开双臂欢迎我的。

当我一路从北京—泰山—济南—南京—上海—抚州辗转游历了半个多月回到福州，兴致勃勃拿着介绍信去省人事局报到时，等待我的却是一张冷冰冰的面孔。

“根据你的情况，原来的分配方案有变，你回招待所先住下，等候通知重新分配吧。”

我的情况？什么情况？我大学五年并未犯过错误，还一直是团干部，功课也不错……然而我只能“回招待所先住下”。如此每日去人事局候命半天，等了一个多星期，决定分配我到闽西北一座新建城市去“支援工业建设”。我想分辩，希望专业对口……突然瞥见桌上搁着的一张毕业生分配表格，我的一栏比别人多出一行备注：

该生海外关系复杂，慎重使用。

我突然什么都明白了，连同大学时一些不甚明白的事都明白了。

我什么也不再说了。第二天把简单的行李一捆，“支援”工业建设去了……这一去，差不多付出了我二十年的时间——最好的二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但是，这并非只是我的故乡的独创，这重客人的气息，同时从四面八方拢来。

不久，我大学时代的一次爱情，又告吹了。她来信掩掩饰饰表示，她所在的那个中央单位，对海外关系掌握极严……有了上回分配的经验，这次我极冷静地处理了一场感情的事变，我们平静而友好地分手了。

我知道这是那个时代无法抗拒的“必然”。我和父亲的关系即使再淡漠，也是一个挣不脱的“关系”。理所当然要纳入命运为我所划定的框框里去。

事业、爱情……我开始享受父亲在生前未及给予我们的爱和恩遇了。

当然，这还只是开始。越绷越紧的“阶级斗争”之弦，以及继之而来酿成旷世灾难的“史无前例”，我都不能免受其惠。包括母亲的不幸惨死，和母亲死后整个家庭的破碎……

异常的年月，反倒使我本来失常的人伦感情，复归了正位。我不能不常常思念为了一家温饱而抛妻别子、流落异邦的父亲。不，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历史的错！我不能不常常在梦中含泪呼唤那还在异邦土地上流浪的游魂……

啊，父亲——爸爸！

伯父的来信里，夹着父亲的一小片“衫仔裾角”。这是从父亲生前贴身穿着的衬衣前襟上剪下来的。按照闽南华侨的风俗，人死异域，必得持着这一小片“衫仔裾角”，到海边为他引魂，才能使漂泊异乡的亲人，灵魂回到故土安息。

闪闪熠熠的烛火和飘飘袅袅婷婷的细香，缭绕在父亲放大的遗像和那一小片衣裾角前。一群女人抽抽噎噎捧着往海边叫魂去了。

我没有去。我得留下来陪伴再也无力从床上挣扎起来的母亲。

悲戚的哭声从海边隐隐约约传来，伴随着一声长一声短呼唤爸爸名字的声音。时昏时省的母亲，只有两行眼泪是清醒的。昏迷中，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抖着嘴唇念着：“回来了……你爸爸……回……来了……他说……我……为什么……没去……接他……”说着，挣扎着就要下床。一会，仿佛又很清醒地说：“你放……心……我不会……死……你爸……说了……还三个小的……没……长大……”悲痛中妈妈仍在想着生活。我感到一种力量，一种仿佛生来就是为了挑起灾难的伟大母性的力量。我已经没有了爸爸，我不能再失去母亲！

那天夜里海潮仿佛特别狂烈。潮声和哭声，把夜搅得更加凄静。悠悠风中依稀可以辨出哪是伯母、哪是婶母，哪是姑妈……的哭声。她们都哭得那样凄切，那样惨烈。她们不仅是在哭一个过洋的亲人，也是在哭她们自己。她们都曾有过的

(或者必将会有)和妈妈相同的遭遇和结局。

这些命运和哭声都令人心颤的侨乡的女人们啊!

在我们家族,差不多每个男子长到十六岁成丁的时候,都要漂洋过海下南洋去谋生。他们手胼足胝苦斗在那块并不属于自己的灼热的土地上,无论业有所成还是一无所就,都要回到家乡娶妻生子,留下香火,然后再度踏上漂泊之路。或许自兹一去,终生不返;或许牵肠挂肚,顾念家小,他们最终都一样不得不将一把骨殖埋在生前浸满自己汗血的异域土地上。而他们灵魂漂泊的这片他人的天空,仍将覆盖在他们子遗的亲人头顶,是祸是福,都由他们亲人承戴,不断呼唤着他们后辈重复先人的道路。就我们一家,仅我所知,就有祖父三个兄弟,父亲六个兄弟一个妹妹,十几口人埋骨在那方异国的土地。他们身后留下的每个家庭,都有一部长长的小说。

这样的命运,到我这一代,曾经告了一个段落。然而,这片陌生且遥远的天空,并未远去,依然如此沉重有力地笼罩在我头上。尤其近年,探亲继业,更有复萌迹象。说是历史的误解也好,传统的延续也好,对于侨乡子弟,都恍如胎里带来的印记,无由选择,也难以超越的了。

凄戚的哭声越来越近,去海边引魂的人们大约就要回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父亲的游魂,是否真正在故土安息了。常常在深夜,莫名其妙听到这哭声,我就在心中遥祷:那片曾经埋下我无数亲人骨血的土地和天空,我先人的英魂,请接受一个无法到达你们身边的晚辈薄薄的祭奠吧——

啊,魂兮归来!

## 生生死死的呼唤

对于番薯，我一直怀有一份亲切的、隐匿的感情。

听母亲说，我出生不久，厦门就沦陷。日本兵从海上来，祖母便领着我们一大家子“跑反”回到老家南安县诗山镇码头乡的刘林村。内山偏僻，粮食奇贵，缺少鱼腥的母亲在月子里失奶，便用山里的番薯糊喂我。一个多月后，我们又回到当时日本侵略军尚不敢染指的有“万国租界”之称的鼓浪屿，我竟长得又白又胖。邻里婶姨啧啧称奇，说我注定是个“番薯命”。于是我便有了这样一个亲昵的小名：番薯仔。

也因此，我二弟的小名就叫芋头。

许多年过去了。我上了中学、大学，我恋爱、结婚，我做了人父，我还不时在报上写点什么，我有了一个用铅字印出来的颇为庄严煌赫的名字。这时有谁再用小名叫我，而且是这样不雅的小名，便似乎会感到有点不敬。连母亲在我上大学以后，在人前也改呼我的大名。只在我们两人独处的时候，才低低地唤我小名。这时候我感到有一种特别的亲切，这是我和母亲之间最温



馨的时刻。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就再也没人这样叫我了，我也不大愿意有人这样叫我。这是我母亲的专有，它成了我的一份遥远的记忆，一个隐匿的伤口。

我不知道我对于这个小名，是怀念还是忌讳。有时听谁在谈话中偶然说到这两个字，我即使专心地在忙别的事情，也会敏感地支起耳朵来。似乎这两个字对我的听觉有一种特殊的感应。只是在这两个字音飘逝以后，我心底里常会涌起一种莫名的若有所失的惆怅。有一回，舒婷（她婆婆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邻居）故意在人前介绍我这个小名，我竟然耳热、心跳、脸也一定绯红起来，好像被人揭破了一份隐秘似的不情不愿。

所以到现在，我的儿女还不知道他们的老爸有这样一个名字。

每年秋冬，番薯上市的时候，我总要去买一些回来，拌在稀饭里煮或者放在干饭里蒸。我觉得红枣莲子八宝粥有什么好，还不如我的番薯粥香；蒸在干饭里的番薯，绝对地比栗子、蛋黄更松更甜。有时到了外地，在餐餐山珍海错之后，最想念的还是地瓜稀饭配酱瓜，或者蒸得粉黄粉黄的番薯。

我有时笑话自己，番薯真有那么好吃吗？我吃的恐怕是一份“情结”。

去年岁末，我访问台北。一个深夜，朋友带我们去逛基隆庙口夜市。绵延数里的拥拥挤挤的大排档，在耀眼的灯光照耀下，琳琅满目着各种风味小吃。咸味的风从海面走来，拂送着各种独异的香味。逛夜市真是一种享受，精神和物欲的享受。各式各样以妍丽的色泽、奇崛的形态和独异的香味诱惑你的小吃，虽无法一一尝遍，却全都从眼睛里吃进去了。流连穿梭在这密匝匝的摊担和踵武之间，突然有一挑小小的糖薯摊坠住了我的脚步。我真无法说清当时我发现这一小摊时灵魂的惊喜和颤栗。这是那种在历经风霜的阔别之后骤然看见亲人故旧一般的惊喜。这焦黄的、不起眼的、像淋了蜜一样的小小糖薯，又把我带到了遥远遥远的童年。小时候每逢秋薯上市，母亲总要挑选那种红心的买一些回来，不马上吃，而是阴凉在贮藏杂物的暗室里。待到开春，才洗净了连皮放到锅里加少少一点水慢慢熬干。贮了一冬的淀粉全都转化成了糖，经这一煮，糖都从薯心往外浸，整